

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

——评优秀古籍读物《抱朴子外篇全译》

彭 直

葛洪是两晋之际的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晋书》本传说：“（葛）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据王明先生统计，葛洪著述见于各书所涉及者即达60余种。遗憾的是，葛洪所撰大部亡佚，《抱朴子内外篇》及《神仙传》、《肘后备急方》为硕果仅存。其中《抱朴子外篇》内容涉及汉末至魏晋社会生活和思想状况的众多方面，诸如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文学等，而且颇多“越世高谈”，提出了不少与众说迥异的新颖见解，“极能开人耳目，启迪后人”。正因如此，多部中国哲学史、法律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文学批评史以及美学史均引用、分析或评述了《外篇》的思想内容，足见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然而，与这些研究不相称的是，长期以来，对《抱朴子外篇》这部古籍本身的整理研究却嫌欠缺太多。比如校勘方面，从东晋至明代是一片空白。从清代开始，才有继昌，孙诒让、俞樾和近人孙人和的校记。前孙《札迻》卷十有6则，俞氏《曲园杂纂》卷二有12则，后孙《抱朴子校补》有30则，三书之和尚不足50则。直到1985年，才有杨明照先生的长文《〈抱朴子外篇〉校证》在《文史》二十三、二十四两辑上发表。其后，1991

年杨先生的《抱朴子外篇校笺》（上）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校勘部分除上述四家外，还参考了北京图书馆藏清末王广恕《抱朴子外篇注》稿本中的 30 余条校语。可以说，直到此时，《外篇》才算有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校勘本。至于注释方面，杨书之前《外篇》向无注本行世，杨先生的《校笺》（上）是唯一得以出版的完善注释本。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此书下册至今尚未面世，故《外篇》第 26—52 这 27 卷，对广大读者来说，实际上仍处于无注的状态。

葛氏《外篇》注本稀缺与其文章风格密切相关。葛洪“博闻深洽”，其《外篇》又“为葛洪‘骋辞章’之作，行文多韵语和骈言”，“书中征事数典之处比比皆是”（杨明照《外篇校笺·前言》下同）。杨先生曾自言校释此书的甘苦：“从事《抱朴子外篇》的校和笺，难度比已校注过的《文心雕龙》、《刘子》两书都大。曾有避难就易，另换一书（拟换徐幹《中论》或《颜氏家训》）打算”，“从开始收集资料、参校众本到最后定稿，断断续续地拖了半个世纪。”虽然如此，杨先生仍说：“其中一些‘示详’甚至强作解人的地方还不少。”

在这样的背景下，庞月光先生于 1991 年为《评析本白话诸子集成》完成了《抱朴子外篇》全文的翻译；其后，又为《简注本百子全书》完成了《外篇》的注释。他治学的勇气和用功之勤是不能不让人钦佩的。1997 年 8 月，他集校勘、注释、翻译及分篇题解四者为一体的《抱朴子外篇全译》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中推出。这是一件颇为艰苦而又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意义在于：

首先，《外篇》卷 26—52 的注释，就现已出版的著作来说，尚为首次。这是一种开创性工作，无旧注可以参考，所注均出己意。庞氏全注本不仅排除了读者在文字词汇、史实名物、文言句法、写作背景诸方面的障碍，方便了阅读，更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外

篇》提供了必要的参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如果说《外篇》后 27 卷的首注工作显示了该书的学术性，那么全部 52 卷的首译工作则显示了它的普及性。由于时隔 1600 余年，语言古奥，兼之葛洪用骈文论辩事理，这就给今天的读者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即使有杨明照先生的完整注本，对多数读者而言，仍然不易全部读懂。“全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注释，使不易懂的古代语言转化为易懂的现代汉语，无疑为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广大读者了解这部优秀古籍的内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庞氏《全译》一书的价值，特别应该指出以下几点：

一、注释方面，注者始终贯穿了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即“努力为葛洪在《外篇》行文使用的大量事典、语典追本溯源，以便使人们对葛洪其人的学识和思想脉络有一个更完整和深入的了解”（《全译》前言）。由于杨明照先生已基本完成了前 25 卷的典故溯源，庞氏这一作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后 27 卷中。如卷四十一《循本》篇“冒惟尘以负乘”句的“惟尘”一词，注者并不简单地注释为“喻小人、佞人”，而是先引《诗·小雅·无将大车》之“无将大车，惟尘冥冥”，再引郑玄笺语：“狂进举小人，蔽伤己之功德。”这样，既作了溯源工作，又提出注释该含义的依据。又如卷四十八《诘鲍》篇“丹禽翔授”这一事典，注者引纬书《春秋合诚图》黄帝游雒水，凤凰衔图相授和尧坐舟中，凤凰负图授之两事作注，以完成溯源。

不仅如此，庞注还对杨注作了补充工作。如卷第一《嘉遁》篇，庞注补充了杨注所无的下列内容：“庞按：遁、遯为异体字。嘉遁谓合乎正道、合于时宜的退隐。”并引《三国志·管宁传》“嘉遁养浩”等名。这样，既解释了词义，又说明了“遁”和“遯”的关系，还提供了“嘉遯”演变为“嘉遁”的最早书证。又如卷第六《臣节》篇“义督者灭祀而无惮”句，杨书无注，庞氏注为：

“督：通笃，厚也。”并引《左传·僖公十二年》“谓督不忘”句及杨伯峻注：“借督为笃，厚也。言其甚不能忘也。”从而为一般读者去除了障碍。

在注释中对事典、语典追本溯源，不应看作炫耀学问之举。它有利于对所注古籍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同时还有更深刻的意义。最近，在商务印书馆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倡导编写《汉语历史大词典》。这一工程需要大量的词汇历史材料作为基础。学者们在注释古籍时，如果都能追本溯源，那么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就会有很高的价值。

庞注还针对杨氏的某些注释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其中一些观点很有说服力。如卷第二十二《行品》篇“凌强御而无惮，虽险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句，杨氏《校笺》注引《方言》一：“虔、儼，慧也。……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庞书则注释为：“黠：坚强。《说文·黑部》：‘黠，坚黑也。’桂馥义证：‘《汉书·赵充国传》：‘以尤桀黠，皆斩之。’颜注：‘桀，坚也；黠，恶也。为恶坚也。’馥谓当为：黠，坚也；桀，恶也。’”两相比较，当以后者注释为佳。又如卷第二十五《疾谬》篇“三正四始之原本，阴阳律历之道度”句，《校笺》注引《诗大序》，认为“四始”指《诗经》的风、小雅、大雅、颂；或据《诗纬·汎历枢》指《大明》《四牡》《嘉鱼》《鸿雁》四首诗。庞注认为“四始”应指正月旦、冬至、腊明日、立春为四始。从上文“三正”和下文“阴阳律历”来看，两名皆与历法有关，而与《诗经》无涉，庞注较为合理。

二、校勘方面，庞书也提出不少自己的看法，颇有参考价值。如卷第三十八《博喻》篇“四聪广辟，则羲和纳景”句，庞校：“按此二句‘四聪’与‘羲和纳景’不惬，疑‘聪’乃‘窗’之误。‘聪’繁体作‘聰’，‘窗’异体有‘牕’字，形近易误。译文从窗。”窗户大开，阳光才能照进来，所校合乎文意。又如卷第四十二

《应嘲》篇“墨子刻木鸡以厉天”句，庞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又见《淮南子》等。《墨子·鲁问》作‘𪔐（按为‘鵩’之异体）’。故‘木鸡’定有误。真鸡尚不得‘戾天’，况木鸡乎！译文从‘鵩’，又‘厉’当作‘戾’。”这种辨正也是合理的。又如卷第四十六《正郭》篇“志在乎匡断行道，与仲尼相似”句，庞注：“匡断，费解。《藏》本、《百子全书》本皆作‘匡乱’。《史记·太史公自序》：‘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此‘匡乱’之所自出。译文从‘匡乱’。”校语有理有据，可从。

庞书还对前人的校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多数言之成理。如卷二十四《酒诫》篇“计沥鬻于小余”句，庞氏认为杨氏据《藏》本、吉藩本等校“计”字为“料”字不妥，当以“计”字为胜。如卷第二十五《疾谬》篇“辩给者借铍以刺馘”句，俞樾、杨明照等人认为“铍”为“铄”之通假，庞氏认为：“声母‘铄’为明纽，‘铍’为日纽，且无以铍为铄之例，故此字当为‘铄’形近之误。”再如卷第三十八《博喻》篇“故望洪涛之滔天，则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观翰草之汪涉，则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句，杨书据《藏》本等校“草”为“章”，以为“章”字较胜，庞氏则根据葛洪骈句行文风格下下句不重字，以“草”为妥，而不取杨说。这些地方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三、句读方面，庞氏也做了许多工作。《全译》的底本是《诸子集成》本，仅有老式断句标点。庞氏全部采用现代新式标点，便于阅读。庞氏不仅纠正了《诸子集成》本中的不少错误，也发现了杨氏《校笺》中某些不合理的句读。如卷第六《臣节》篇“虽有尊卑之殊邈，实若一体之相赖也”句，庞注：“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此二句断为‘虽有尊卑之殊，邈实若一体之相赖也。’‘邈’字显应从上。”又如卷第七《良规》篇“虽有好伤圣人者，岂能伤哉”句庞注：“此句杨明照《校笺》断为：‘虽有好伤，圣人’

者岂能伤哉？’‘好伤’难解，故不取。”这些指正都是较为合理的。

总之，庞月光先生这部《抱朴子外篇全译》是目前已出版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经过全面整理的全校、全注、全译的《外篇》读本。它吸收了前贤的校注精华，补充了前贤未竟的工作，纠正了前贤的某些不足，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它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使广大读者能更方便地阅读这部古代名著。从而为继承祖国遗产，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然，《全译》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如卷第十九《任命》篇“响钟鼎之庆祚”句，“响”字译文作“振响”，然“钟”可振响而“鼎”却不可，定然有误。杨氏《校笺》作“嚮”，当通“饗”，享受也。庞译可能误认“嚮”为“響”了。又如卷二十二《行品》篇“凌强御而无惮”句，译文作“被豪强所欺凌……”，似应译为“面对强大的统驭”更为妥当。又如卷第三十一《省烦》篇“驳难渐广”句，庞校认为“难（難）”及“杂（雜）”形近之误，笔者以为“驳难”当为驳斥非难之意，校作“杂”反与下句不相衔接。再如卷第四十二《应嘲》篇“先生载营抱一”句，注：“《老子》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按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甲本无‘魄’字，与《抱朴》此文一致。”其实帛书甲本《道篇》十章开头十三字缺损，根本无此两句，而乙本作“戴营柏抱一，能毋离乎？”然小疵不掩大醇，对于一部上千页的大著来说，也是难免的。笔者提出这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供作者及诸方家参考。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第二中学